hello老外

□邓为民

小区里有一所双语学校，里面有好几位外教。中午我外出的时候，经常可以碰到在外散步或是去超市购物的外国教师。有时候，他们两人一组，或是三人一行，嘴里说着英语，这让从旁边走过的我，感到实在有点不可思议。想不到在这浦东极其普通的一个居民小区里，却能与老外时常见面。

我的外婆家在浦东张杨路附近，小时候我就生活在那里。我那时就读的小学是张杨路小学，就在张杨路上。每天上下学我都会经过浦东南路和张杨路的交界处，那里矗立着一块很大的警示牌。锈迹斑斑的警示牌方方正正，一边已经有点倾斜，应该是有些年头了。因为时代久远，我已记不清上面字的具体内容，但大概意思就是，外国人只能在浦东南路以西活动，不能进入张杨路内。那时候的张杨路虽然是条窄窄的小道，但也通汽车，那为什么不让外国人进去呢？反特片看多的我还以为，张杨路里面也许是军事重地吧。其实，现在想来，最大的可能还是想给外国人留个好印象，所以有些地方就不让进了。

10岁的时候我们搬家到了上钢新村，我就读于上钢新村小学。想不到的是，那时候的上钢新村小学还是个外事接待单位。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，当我们排队进入学校，看到教学楼上贴出了标语，上写欢迎某国某某代表团，我们就知道今天又有外宾要来学校了。虽然那时来的都是一些亚非拉国家的外国人，但从未见过外宾的我一开始还是很好奇。可是，外国人一到学校就去音乐教室看校民乐队表演，很少到班级里来。偶尔来一次教室，他们也是走马观花，我们学生只是拍手欢迎，不会、更不敢与外国人有任何交流。至今留下最深印象的也就是，外国人身上那冲人的香水味。因为，那时候人们最多在脸上抹点雪花膏，根本不知香水为何物。

确实，四十年前不要说闻香水味，想在街上见到个外国人都很难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如此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同样是这样。以前我很喜欢集邮，经常去南京路上的集邮公司买邮票。记得有一次在一家食品店的门前围着好多人，原来是有两位外国人在喝桔子水，边上的市民就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人家。因为要等喝完退瓶，两位外国女士只能站着一边喝一边供人“参观”，脸上的表情实在很尴尬。她们匆匆喝完桔子水想“逃”，哪知道还有市民会跟着她们一路向前走。如今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在那个国门未开的年代太正常不过了。

1990年4月18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，由此吹响了中国新一轮开发开放的号角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就在当年那块警示牌的地方，矗立起了一幢大楼，那就是上海第一八佰伴，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商业零售企业。从禁止外国人进入，到与外国人合资一起做生意，这一改变，恰是我国改革开放最好的见证。

随着老外日益增多，街上再也不会发生盯着人看的不礼貌事情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，更是有大量外国友人蜂拥而至。由于我们小区靠近世博会场，也有一些老外在我们小区租房居住。那段日子里，经常可以在小区里看到外国人的身影。不经意间，你就会在小区的菜市场里、超市里发现，他们也像我们普通居民一样买菜购物。还有两位老外租的房就在我们楼下，每次在楼道里碰面，我们都会对他们说声“hello”，而他们也会用中文说“你好”，那场景真给人一种地球很小的感觉，我们竟然与老外做起了邻居。

来中国学习、工作和旅游的老外越来越多，而荷包渐鼓的中国人也大量走出国门，成为了别人眼中的老外。地球真的成为了一个村，大家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通过互相交流，取长补短，中国人民品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美果实，人们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。

《在新时代大潮中》“唐镇杯”散文征文作品选登

浦东之春（木版套色） □杨可杨

不说再见，永远见

□郭诗锋

有一种急，叫归心似箭。有一种别，叫依依不舍。

今年春节原本没打算回老家过年，当看到别人兴奋地要回老家，大包小包准备新年礼物时，我回老家的情绪迅速被点燃，马上决定开车回。

一眨眼，春节假期过完，又到了回城的时间。看着爸妈忙前忙后地准备归途礼物，我的心空落落的。

“妈，我来洗碗。”“不用。”

“爸，我来烧锅。”“不用。”

春节在老家的几天，我就是一个过客，又是一个贵宾。活不用干，吃的随便。刚吃过午饭，妈妈说：“苹果你吃？”过一会儿：“花生你吃？”“热豆腐你吃不吃？小时候你最爱吃了。”我真的吃不下了。“杀两只鸡带走，三只吧。”“挖点菠菜带着。还要啥？”“买了一箱草鸡蛋，跑了村上两三家才买到的，够不够？”

朋友微信问我：“在干吗？”我答：“被‘剥夺’了做事的权利，无事可做，‘无聊’。”朋友说：“那就陪父母聊天，听他们唠叨唠叨。”妈妈洗菜、切菜、剁肉、和面。爸爸拿柴、烧锅、倒灶灰。他们的配合行云流水，但节奏却不如当年流畅。案板、灶台上的小灰已被老花眼忽略。锅里的菜已经盛碗，灶火还燃着。去储物房拿菜，却跑进客厅，还忘了拿啥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仍然插不上手。不是我不会，是他们不让我搭手。我，只是他们的影子，只有这几天出现的影子。我是他们的跟屁虫，从小到大永远的跟屁虫。

我就努力做个观众，做个听众，忠实却永远也做不好的观众、听众。看他们忙忙碌碌最美的样子，听他们闲言碎语最甜的表演。唠唠自己小时候陈年往事，聊聊还能让他们满意的一两件小事。此时此刻，觉得妈妈的埋怨是句句良言，完全不会有青春叛逆的反抗，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聆听教诲。

婶婶节前回来了，除夕还要回县城儿子家。叔叔秋季外出打工不回来。这是老夫妻俩第一次分开，第一次不在老屋过春节，讲着眼泪下来了。妈妈也一旁陪泪，说上次来我家住了一二天就想回。婶婶哽咽着说，我也知道那是自己儿子家，也是自己家，但心里难受。妈妈默默地给婶婶拿餐巾纸。一时间，大家都不说话。沉默的时光里，有爱的影子，有儿女蹒跚的学步，天真可爱的笑，有成家立业婚礼甜美的幸福，有一转眼就远行的撕扯的牵挂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藏在鬓角苍苍，老屋的梨树花开花落多少载。柴米油盐烟火缭绕皱纹深深，麦浪金黄又熟了。孙辈们齐刷刷初长成，轻轻唤你唤我的名字春夏又秋冬。其实父母何尝不想始终在儿女家，只是怕自己粗手笨脚给儿女添麻烦，只是想把最好的给你，最苦难的留给自己。父母对自己的好不觉得是对自己的好，得意的时候就忘了，委屈的时候就想重新在怀抱里哭一回。

欢乐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离别的时刻虽然漫长终究还是到了。爸爸忙碌着往车上搬东西，白菜萝卜土鸡，路上吃的大饼蛋糕。我说太多了，吃不完要坏的。妈妈说，没事的，都是自己种的，绿色天然。我不好再推辞，带得走就带吧。这是父母的一片心意，不在东西的贵与贱，多与少。东西塞满了车后备箱，比回来带的还多。

真的要走了，离愁别绪爬满了心头。爸爸在和近门的哥哥聊天，努力淡化着离愁，假装我只是出门买东西，马上就能归来。临走前的几分钟，妈妈在邻居家“串门”被叫回来，她只是不想让我看到她的泪眼。她啰里啰嗦叮嘱着，东西别忘了，还需要带啥？路上开车慢着点。有时间多带孩子回来看看。我一一应着。不敢多说话，我怕声音带着哭意感染他们，不敢看他们的眼睛，我怕眼泪漫过眼眶淹没临行前的依依不舍。我低声说，我走了！赶紧转身上车，逃也似地启动了车。关上车窗，我的眼泪默默下来了……我忘了。我忘了和他们拥抱，让长久的分离亲近那么一刻刻。我忘了说保重，让做不到的长相陪伴用苍白的言语温暖柔化。我忘了说再见。哦，不能说再见。也许和爸妈不经意间说了再见，这辈子就再也不见。

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我留了个私心，我找了个由头，我还有个念想。在那个阖家团聚的春节，我还可以见见他们，听听他们。有那么个人，我还可以叫爸叫妈。

渴望宁静

□丁飞龙

阳光初照时
我不经意间注视
一粒露珠悄然告别嫩叶
渗进稀松的泥土

月光如水漫过
在我慢步的路边
有几只春虫
在绿草深处窃语

斟一杯酒吧
慢慢地品
丰富的感念
每一口都有一分意境

拿起水笔
撇捺之间
又一滴墨汁
幻化成宁静的云朵

慢递一份心情

□一心

从街市经过，偶然发现一家名为“慢递公司”的小店。我感到十分好奇，便朝那家小店走了过去。

我推门进去，店里的空间虽然很小，却布置得非常雅致。起身相迎的是一个文静的女孩。她微笑着问我：“先生，您要慢递信件吗？”

我稍一愣怔，随后笑着跟她解释说：“哦，对不起。我是因为对‘慢递公司’这个名字感到好奇，才进来看一下的。”

对于我的回答，她一点都没有感到惊讶，继续笑着说：“没关系的，每天都有不少跟你一样好奇的客人进来问询。希望在以后，我们能够为你提供帮助。”

然后，她对我详细介绍了小店经营的项目。原来，所谓的“慢递公司”，其实就是一家代办投递信函和物品的小店。

如果谁想把现在的心情记录下来，留到未来某个日子里品味；如果谁想在未来某个日子里，收到今天为自己准备的一份小礼物，就可以跟他们签订一份简单的合同。然后，他们就会对每一位客户需要投寄的信函或小物品进行编号，并妥善保管。等到合同上标注的日子到来时，他们就会将那些信函或小物品投寄给相应的客户。对于这份迟到的惊喜，或许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人们早已忘记。

每一份合同的最低期限为一年，当然他们也会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，将合同期延长至两年或更长。此时我才弄明白，所有慢递的内容，就是一份积淀了的心情吧。

慢递的信物会是忧伤，还是快乐呢？想来，我们今天留下的无论是快乐还是忧伤，等到未来收到这份惊喜的时候，从前一切都已经变为记忆。

或许，我们在阅读曾经那份伤感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已经变得十分快乐；或许我们在阅读曾经那份快乐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遭受了痛苦的困扰。日子就是这样，喜欢变幻莫测地来来去去，生活从来就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。